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现代杂文名篇欣赏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4年·呼和浩特

Xiandai Zawen Mingpian Xinshang
现代杂文名篇欣赏
王保林 高和风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875 字数: 166千 插页: 2
1985年2月第一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9,100册
统一书号: 10039·298 每册: 0.72元

目 录

思想家的杰作——读《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1)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鲁迅)	(8)
重谈“雷峰塔的倒掉” (严秀)	(15)
匕首·投枪·解剖刀——读《小杂感》	(21)
小杂感 (鲁迅)	(28)
一首独特的讽刺诗——读《夜颂》	(33)
夜颂 (鲁迅)	(38)
引人发笑的艺术——读《风马牛》	(40)
风马牛 (鲁迅)	(45)
抓住要害，画出典型——读《王道诗话》	(48)
王道诗话 (瞿秋白)	(55)
高屋建瓴，气势磅礴——读《一种云》	(59)
一种云 (瞿秋白)	(63)
杂文——诗与政论的结合	
——读《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	(65)
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 (李大钊)	(68)
画出市侩的灵魂来——读《简论市侩主义》	(70)
简论市侩主义 (冯雪峰)	(75)
以小见大，寓意深远——读《野草》	(81)
野草 (夏衍)	(85)

明快泼辣，犀利劲道——读《新脸谱》	(87)
新脸谱（唐弢）	(92)
纪念鲁迅先生（节录）（唐弢）	(95)
思想·知识·趣味——读《孺狗的风格》	(97)
孺狗的风格（秦牧）	(101)
战斗，是杂文的生命——读《江东子弟今犹在》	(106)
江东子弟今犹在（林放）	(110)
林放文章老更成（严秀）	(112)
循循善诱，说理透辟——读《事事关心》	(115)
事事关心（邓拓）	(119)
杂文与辩证法	
——读《“歌德”与“缺德”的功过》	(123)
“歌德”与“缺德”的功过（廖沫沙）	(127)
取之者近，见之者远	
——读《“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131)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冯英子）	(135)
杂文，感应的神经——读《日记何罪！》	(139)
日记何罪！（乐秀良）	(143)
一石激起千层浪——杂文《日记何罪！》引起的反响	
（姚北桦）	(146)
讽刺是永远需要的	
——读《“多”和“拖”》	(152)
“多”和“拖”（巴人）	(156)
杂文的生命力经久不衰	
——读《走出“罗汉堂”》	(159)
走出“罗汉堂”（蒋元明）	(163)

鞭辟入里，冷峻峭拔——读《公文选读》	(165)
公文选读（包正文）	(168)
警钟和号角——读《“革过了”？》	(172)
“革过了”？（张雨生）	(175)

附 录

小品文的危机（鲁迅）	(177)
《且介亭杂文》序言（鲁迅）	(181)
什么是“讽刺”？（鲁迅）	(184)
徐懋庸作《打杂集》序（鲁迅）	(187)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节录）（瞿秋白）	(192)
谈谈杂文（节录）（冯雪峰）	(198)
谈小品文（夏衍）	(203)
杂文复兴首先要学鲁迅（夏衍）	(207)
小品文的新危机（徐懋庸）	(211)
对杂文的几点意见（唐弢）	(215)
杂文的好处、难处和对它的希望（宋振庭）	(217)
杂谈杂文（陶白）	(223)
杂文之春（林放）	(226)
杂文杂议（岑桑）	(228)
略谈杂文的功过（曾彦修）	(231)
探索和发展杂文艺术（秦牧）	(234)
要有一颗诚挚的心（王春元）	(239)
杂文琐议（戴永夏）	(241)
后记	(244)

思想家的杰作

——读《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毛泽东同志说过：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毛泽东的这个评价，鲁迅是当之无愧的。

作为思想家，鲁迅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有着深刻的了解，他能看到一般人所看不到的问题，提出一般人所没有提出的见解。他“不但不随世人脚跟，并亦不随古人脚跟”^①。他是一个具有真知灼见的思想家。在中国现代历史中，鲁迅站在当时思想界的高峰，提出过许多高于同时代人的见解，发现了许多闪光的生活真理。鲁迅，确实不愧为“伟大的思想家”。而《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就是一篇处处闪烁着思想家光芒的杰作。

—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五日，杭州西湖边上的雷峰塔倒掉了。十月二十八日，鲁迅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论雷峰塔的倒掉》。文章的主题是揭露封建势力的凶残本性，揭示封建势力代表人物的可耻下场。这是一篇值得我们反复阅读的好文章。

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鲁迅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这篇文章比《论雷峰塔的倒掉》所表达的思想要深刻得多。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表现了怎样的思想呢？

一是表现了又“畅快”又“悲哀”的心情。

从崇轩的文章中，鲁迅得知，雷峰塔倒掉后，有人“叹息”道：“西湖十景这可缺了呵！”这消息，使鲁迅感到“有点畅快”。为什么呢？因为“雷峰夕照”是“西湖十景”之一。雷峰塔倒了，“十景”就缺了一景，这“正是对于十景病的一个针砭”，所以鲁迅感到很“畅快”。

但鲁迅又说，“仍有悲哀在里面”。因为雷峰塔倒塌后，“雅人”、“信士”、“传统大家”，一定会“重新修建”，会苦心孤诣去补足十景的。鲁迅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他深深感到，习惯势力是很可怕的，旧传统的维护者们不愿意让旧事物死亡，他们总要“修补老例”的。鲁迅说，“瓦砾场上还不足悲，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是可悲的。”这是非常深刻的见解。这个看法是《论雷峰塔的倒掉》中所没有的。

二是提出了“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和“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的观点。

鲁迅说，“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因此，他肯定卢梭、托尔斯泰等人，说他们是“轨道破坏者”；因此，他嘲笑“孔丘先生”，因为孔丘不敢做明目张胆的破坏者。实际上是说，孔丘是旧传统的维护者。

鲁迅又说，“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有两种破坏，一是“外寇”、“内寇”对国家民族的破坏，“凡这一

种寇盗式的破坏，结果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另一种是“奴才式”的破坏，鲁迅称之为“常川活动着”的“奴才式的破坏”，这种破坏，“结果也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鲁迅的这些看法是太精辟了。

严秀说，鲁迅的这些话，“胜过百万雄文，恐怕谁也不会比他说得更深刻”^②，这是很对的。

三是提出了要做“革新的破坏者”的希望。

鲁迅说，“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我们应该知道他和寇盗奴才的分别；应该留心自己堕入后两种。”这几句话实在语重心长。

总起来说：要破坏旧的，但不要寇盗式的破坏和奴才式的破坏；要建设，但不要修补老例，我们要做革新的破坏者。——这就是《再论雷峰塔的倒掉》的基本思想。

很明显，《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的思想比《论雷峰塔的倒掉》中的思想要深刻得多。在鲁迅自己的文章中，也并不是每一篇文章都能象《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那样深刻的。

二

雷峰塔倒掉了，这在中国原也不算什么大事。有人漠不关心，有人摇头叹息，惟独鲁迅，却由此做了两篇震烁古今的文章，尤其是《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处处放射出伟大的思想家的光芒，是一篇思想家的杰作。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的深刻性表现在：

其一，坚决的反对封建传统的精神。

真正的思想家总是敢于跟旧的思想观念决裂的。鲁迅正

是如此。雷峰塔倒了，有人“再三叹息”，鲁迅却说，这又使我有点“畅快”了。你叹息，我偏“畅快”，“反其道而行之”，表现出跟传统观念势不两立的精神。

对卢梭等人的赞扬，对孔丘先生的批评，也是一种反对封建传统的精神。鲁迅赞扬卢梭、托尔斯泰等人的主要有两点，一是说他们是“偶像破坏的大人物”，二是说他们是“轨道破坏者”。在鲁迅看来，不破坏旧的，新的建设不起来的。他一再肯定卢梭等人，道理即在于此。

其二，具有真知灼见，看到了一般人看不到的问题。

没有破坏就没有建设，这是一般人能够看到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这就不是一般人都能看到的。破坏与建设，这是两回事，破坏以后可能有建设，也可能没有建设。“破了未必就能立”，这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文革”期间，有一个流行的观点，叫做“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把破与立混为一谈了，似乎“破坏就是建设”。时间证明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而鲁迅的看法才是正确的，是被时间检验过的生活真理。

鲁迅说，有两种破坏与建设无关，他所说的“寇盗式的破坏”，这是一般人都能感受到的，而“奴才式的破坏”则是一般人不容易感受到的。鲁迅所列举的现象“龙门的石佛，大半肢体不全，图书馆中的书籍，插图须谨防撕去”，这些现象，司空见惯，谁也不以为怪，经鲁迅一点，我们才看出了其中的严重危害性，“人数既多，创伤自然极大，而倒败之后，却难于知道加害的究竟是谁。”这说得太对了。

“常川活动着”的破坏，人数多，防不胜防，时间长，滴水穿石，这种破坏是非常厉害的。鲁迅的这种看法，比一般人

的看法深刻得多了。郁达夫说：“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与未来。”③

其三，提出了关系到国家、民族命运的大问题。

鲁迅从雷峰塔的倒塌中，总结出了一条规律：由于存在着“奴才式的破坏”，雷峰塔是一定要倒掉的。又因为“十景病”的发作，新的雷峰塔也会再次出现。但如果奴才式的破坏不被制止，“新的雷峰塔”的命运也只能跟旧的雷峰塔的命运一样。

破坏——建设——破坏，这是一种恶性循环，这是一条很可怕的规律。鲁迅为什么反复讲这一条规律？他是要导出另一个结论：“岂但乡下人之于雷峰塔，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原来如此！鲁迅讲雷峰塔的命运，原来是要说国家民族的命运。雷峰塔，作为封建势力的象征，鲁迅是希望它倒掉的。但从雷峰塔倒掉的过程中，鲁迅却看到了生活中的破坏性元素（愚昧、自私），这种元素对国家、对民族都是致命伤。所以鲁迅才提出了要做“革新的破坏者”的口号。由此可见，鲁迅的确是伟大的思想家。鲁迅是站在思想界的高峰，站在历史的高峰提出问题的。茅盾说：鲁迅的作品“经得起咀嚼，其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作品的精深与博大，就是因为他既是思想家，又是艺术家的缘故。”④

三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对我们的四化建设有着重大意

义，我们从这篇文章中得到的启示是：既要防止寇盗式的破坏，更要防止奴才式的破坏。

在旧社会，寇盗式的破坏是无法避免的。在新社会，也难以完全避免。“十年浩劫”就是一种大规模的破坏。这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民族、人民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内乱。这场内乱使我们国家遭到严重的破坏和巨大的损失。这个惨痛的教训是应该永远记取的。“寇盗式的破坏”一定要制止，这是毫无疑义的。

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奴才式的破坏”在今天依然严重存在，而且其危害性还远未被人们认识清楚。在我们国家生活中，为数不少的人正在挖社会主义墙脚，明里暗里的挖，日日夜夜在挖。严重的贪污、盗窃事件不断出现，哄抢国家财物的案件也时有发生。在日常生活中，化公为私，损公肥私，蚕食集体，私分财物的现象屡见不鲜。鲁迅说：“凡公物或无主的东西，倘难于移动，能够完全的即很不多。”鲁迅的这些话，仿佛说的就是现在。我们曾见到有些高等院校，公物损坏情况相当严重。教室、集体宿舍的门窗上的玻璃不知被打坏了多少，有的学生只是为了倒水方便，即“仅因目前极小的自利”，就将集体宿舍走廊的玻璃打碎。象这样损公不利己的事，在生活中是极常见的。

六十年前，鲁迅就沉痛地指出：“岂但乡下人之于雷峰塔，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这里我们亦不妨说：“日日偷挖社会主义墙脚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我们要大声疾呼：必须坚决制止常川活动着的“奴才式的破坏”，否则，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是

不会成功的！

①叶燮《原诗·内篇下》，转引自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下册第八十页，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版。

②严秀《重谈〈雷峰塔的倒掉〉》，《新华文摘》一九八一年第十二期。

③郁达夫《鲁迅的伟大》，转引自《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④茅盾《精神的食粮》，出处同注③。

〔附录〕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魯迅①

从崇轩先生的通信②（二月份《京报副刊》）里，知道他在轮船上听到两个旅客谈话，说是杭州雷峰塔之所以倒掉，是因为乡下人迷信那塔砖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于是这个也挖，那个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一个旅客并且再三叹息道：西湖十景③这可缺了呵！

这消息，可又使我有点畅快了，虽然明知道幸灾乐祸，不象一个绅士，但本来不是绅士的，也没有法子来装潢。

我们中国的许多人，——我在此特别郑重声明：并不包括四万万同胞全部！——大抵患有一种“十景病”，至少是“八景病”，沉重起来的时候大概在清朝。凡看一部县志，这一县往往有十景或八景，如“远村明月”“萧寺清钟”“古池好水”之类。而且，“十”字形的病菌，似乎已经侵入血管，流布全身，其势力早不在“！”形惊叹亡国病菌④之下了。点心有十样锦，菜有十碗，音乐有十番⑤，阎罗有十殿，药有十全大补，猜拳有全福手福手全，连人的劣迹或罪状，宣布起来也大抵是十条，仿佛犯了九条的时候总不肯歇手。现在西湖十景可缺了呵！“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⑥，九经固古已有之，而九景却颇不习见，所以正是对于十景病的一个针砭，至少也可以使患者感到一种不平常，知道自己的可爱的的老病，忽而跑掉了十分之一了。

但仍有悲哀在里面。

其实，这一种势所必至的破坏，也还有徒然的。畅快不过是无聊的自欺。雅人和信士和传统大家，定要苦心孤诣巧语花言地再来补足了十景而后已。

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卢梭^⑦，斯谛纳尔^⑧，尼采^⑨，托尔斯泰^⑩，伊孛生^⑪等辈，若用勃兰兑斯^⑫的话来说，乃是“轨道破坏者”。其实他们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并非想挖一块废铁古砖挟回家去，预备卖给旧货店。中国很少这一类人，即使有之，也会被大众的唾沫淹死。孔丘^⑬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但可惜太聪明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只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以两个“如”字略寓“俏皮刻薄”之意，使人一时莫明其妙，看不出他肚皮里的反对来。他肯对子路赌咒，却不肯对鬼神宣战，因为一宣战就不和平，易犯骂人——虽然不过骂鬼——之罪，即不免有《衡论》（见一月份《晨报副镌》）作家T Y先生似的好人，会替鬼神来奚落他道：为名乎？骂人不能得名。为利乎？骂人不能得利。想引诱女人乎？又不能将蚩尤的脸子印在文章上^⑭。何乐而为之也欤？

孔丘先生是深通世故的老先生，大约除脸子付印问题以外，还有深心，犯不上来做明目张胆的破坏者，所以只是不谈，而决不骂，于是乎俨然成为中国的圣人，道大，无所不包故也。否则，现在供在圣庙里的，也许不姓孔。

不过在戏台上罢了，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

变简的一支流。但悲壮滑稽，却都是十景病的仇敌，因为都有破坏性，虽然所破坏的方面各不同。中国如十景病尚存，则不但卢梭他们似的疯子决不产生，并且也决不产生一个悲剧作家或喜剧作家或讽刺诗人。所有的，只是喜剧底人物或非喜剧非悲剧底人物，在互相模造的十景中生存，一面各各带了十景病。

然而十全停滞的生活，世界上是很不多见的事，于是破坏者到了，但并非自己的先觉的破坏者，却是狂暴的强盗，或外来的蛮夷。犹犹^⑯早到过中原，五胡^⑰来过了，蒙古也来过了；同胞张献忠^⑱杀人如草，而满洲兵的一箭，就钻进树丛中死掉了。有人论中国说，倘使没有带着新鲜的血液的野蛮的侵入，真不知自身会腐败到如何！这当然是极刻毒的恶谑，但我们一翻历史，怕不免要有汗流浃背的时候罢。外寇来了，暂一震动，终于请他作主子，在他的刀斧下修补老例；内寇来了，也暂一震动，终于请他做主子，或者别拜一个主子，在自己的瓦砾中修补老例。再来翻县志，就看见每一次兵燹之后，所添上的是许多烈妇烈女的氏名。看近来的兵祸，怕又要大举表扬节烈了罢。许多男人们都那里去了？

凡这一种寇盗式的破坏，结果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

但当太平时候，就是正在修补老例，并无寇盗时候，即国中暂时没有破坏么？也不然的，其时有奴才式的破坏作用常川活动着。

雷峰塔砖的挖去，不过是极近的一条小小的例。龙门的石佛^⑲，大半肢体不全，图书馆中的书籍，插图须谨防撕去，凡公物或无主的东西，倘难于移动，能够完全的即很不

多。但其毁坏的原因，则非如革除者的志在扫除，也非如寇盗的志在掠夺或单是破坏，仅因目前极小的自利，也肯对于完整的大物暗暗的加一个创伤。人数既多，创伤自然极大，而倒败之后，却难于知道加害的究竟是谁。正如雷峰塔倒掉以后，我们单知道由于乡下人的迷信。共有的塔失去了，乡下人的所得，却不过一块砖，这砖，将来又将为别一自利者所藏，终究至于灭尽。倘在民康物阜时候，因为十景病的发作，新的雷峰塔也会再造的罢。但将来的运命，不也就可以推想而知么？如果乡下人还是这样的乡下人，老例还是这样的老例。

这一种奴才式的破坏，结果也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

岂但乡下人之于雷峰塔，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

瓦砾场上还不足悲，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是可悲的。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我们应该知道他和寇盗奴才的分别；应该留心自己堕入后两种。这区别并不烦难，只要观人，省己，凡言动中，思想中，含有借此据为己有的朕兆者是寇盗，含有借此占些目前的小便宜的朕兆者是奴才，无论在前面打着的是怎样鲜明好看旗子。

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

（选自《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①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姓周，本名樟寿，字豫才，后又取名树人，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一生中创作了很多的短篇小说、诗歌、散文和杂文。作品有小说集《呐